

胡弃暗 / 著

一个转身，两个世界


从绿色知己到紫色情人的N次渐变

是偶遇的惊喜，还是熟悉后的厌倦？
是咫尺天涯的无奈，还是后会无期的决绝？

俗世俗物中，爱是抵达彼此目的的最短行程。

一个借口，海誓山盟便成浮云，咫尺亦天涯。

相爱，不需任何理由；相处，却有附加条件。

 金城出版社
GOLD WALL PRESS

一个转身，两个世界

从绿色知己到紫色情人的N次渐变

胡弃暗 / 著



金城出版社
GOLD WALL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一个转身, 两个世界 / 胡弃暗著. —北京: 金城出版社, 2015. 7
ISBN 978-7-5155-1239-6

I. ①—… II. ①胡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11631 号

一个转身, 两个世界

作 者 胡弃暗
责任编辑 李 健
开 本 700 毫米 × 960 毫米 1/16
印 张 15.5
字 数 160 千字
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书 号 ISBN 978-7-5155-1239-6
定 价 29.80 元

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东二路 3 号 邮编: 100102
发行部 (010) 84254364
编辑部 (010) 64210080
总编室 (010) 64228516
网 址 <http://www.jccb.com.cn>
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@163.com
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(010) 64970501

好多年了，
你一直在我的伤口中幽居。
我放下过天地，
却从未放下过你。
我生命中的千山万水，
任你一一告别。
世间事，
除了生死，
哪一件不是闲事？

——仓央嘉措



contents 目 录

- 弦断有谁听 / 1
晴暖如冰 / 4
清风不再来 / 8
空心之城 / 13
川渝结缘 / 17
奔赴悬崖 / 28
推拿 / 34
曾经的婚姻 / 40
街角的咖啡店 / 46
残忍的真诚 / 55
迟到的欺骗 / 61
失乐园之前 / 70
仲夏夜闹剧 / 75
最初的裂痕 / 81
惊梦云之南 / 88
意外的决裂 / 96
最后的家 / 105
2010 年的寒冬 / 110
希望年代 / 118
聚散无常 / 123



不可能的平衡 / 128
桃花流言 / 135
登门拜访 / 142
最好的感情变异 / 151
双面母亲 / 158
致命的绩效考核 / 164
无力兑现的诺言 / 170
错位的青春时代 / 177
父亲的横祸 / 182
无处可逃 / 190
寂寞的暑假 / 197
多愁多病 / 206
孤独患者 / 216
忧郁的星期天 / 228
后记 / 240



弦断有谁听

我站在门厅里，夕阳落在肩头，光线一丝一丝枯萎。他们推着你的遗体，从长廊深处轰隆隆走来。你的轮廓渐渐分明。我不由地按住心口，佝偻了身躯。你怎么会这样瘦小？

你终于躺在了我的面前，遗容清晰得恍惚。还好还好，这是你最美的妆容之一，美得令我眩晕。

你的脸好像胖了一些，眼角和嘴角的几道浅纹都不见了。你放松地闭着眼睛，没有刻意地闭紧，上下眼睑中间露出一丝缝隙，似睡非睡的样子。你细长微弯的眉毛舒展着，没有憎恨，没有厌恶，连对世间的排拒都看不出。你的嘴唇依旧那样丰润饱满，唇线分明，从边缘往里，自然地由深红过渡到鲜红。你的上唇微微翘起，成心嘟噜着似的，性感而调皮。

我跪到地上，平视你的耳朵。你的耳朵几乎和我的一样大，很薄，近乎透明。你不是总说耳朵大有福吗？却在最好的年纪斩断了尘缘，我们的福分跑哪儿去了？

“尘缘如梦，几番起伏总不平，到如今都成烟云……”

这首20世纪80年代末红极一时的电视剧《八月桂花香》的主题歌《尘缘》，是你经常唱的。如今再听，歌词就像专门为你而写，句句都是谶语。

邓丽君的《云河》也是你每次必唱的曲目。

“一片片白茫茫遥远的云河，像雾般朦胧地掩住了我……”

你终究没能“随着微风飘出云河，勇敢地走出那空虚寂寞”。我这

阵风啊，太不给力了！

朋友来电话，此刻你已被推入了火化间。对不起，由于某些低级无聊的原因，我没能去送你最后一程。你一定也感到遗憾吧。嗨，算了吧，别计较了，谁说这是“最后”呢？我又为何要把你送走？我的心就是你的墓园啊！我活着，你就活着。你的姿影、你的气息、你的味道、你的嗓音、你的琴声、你的一千种神态、一万种情绪，通通保存在我的身体和灵魂里，直到我也死去。

你又要笑了：“你又在自欺欺人！”

傻瓜，就这样想想，不也挺好吗？大家或多或少都是靠自欺活着的。你就是不肯自欺，才无法长久与这世道周旋。

上次陪你去看孟京辉的话剧《活着》，有一层庸俗的隐秘用心，便是想让你在见识了别人的泼天苦难之后，蓦然发觉自己的人生其实还凑合。谁知只过了47天，你还是决然弃世了。你是被世上可能存在的苦难吓坏了吗？你总是相信明天一定会比今天更难，所以就老琢磨着，不如提前退场吧！

我说你是死于对人生的恐惧，是不是把你写得太懦弱了？你会不会以为我是在为自己开脱责任？可是如果我说，你是因我而死，我又觉得自己太不要脸了。我这样一个鄙陋男子，哪里值得你奋然舍身呢？你的前夫自然配不上你的爱，我又何尝配得上？但我又愿意相信你是为爱情而死，不是为某个具体的男人，是为爱情本身。

你多次对我说，《恋爱的犀牛》是你最喜欢的话剧，你甚至能大段背诵它的台词：“……可我要是不爱他了，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？如果没有那么多的感动，那么多的痛苦，在狂喜和绝望的两极来来回回，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？”

然而，当痛苦远过多慰藉，绝望将狂喜牢牢地掀在地上，爱情本身也无法支撑起你的生命了，于是你成了这座城市里最后一个爱情的殉道者。

可是，爱情到底是一样什么东西呢？我们试图探讨过许多次，每次都是在茫然相视中搁置议题。你的决然赴死是对爱情的肯定还是否定呢？

我自然是有罪的，是我怂恿你把爱的蓝图付诸建设，但又未曾深思熟虑打好地基，因而这爱情华夏从一开始便注定是座危楼。盖得越高，风险越大。谁固执地守在里面，谁就会被废墟掩埋。

我不能说是你的固执害了你。这些年你太孤单了，你无处可去，或者说你的心已疲惫之极，无力另觅他处，只好把这危楼当做人间最后的归宿。我们每天修修补补，幻想它能遮蔽一生，但它到底还是塌了。你葬身其中，我可笑地站在门口，手里攥着一块砖头，正要往新的裂缝里填补。

的确挺讽刺的，自命的拯救者最后成了致命的凶手。

三年前，我听任激情驱使，逞一时英勇，把你从一汪浑浊的水塘里捞上来。三年后，却又把你扔进了一片更加险恶的深潭。三年前，你在短信里对我哀叹：“知音少，弦断有谁听？”我笃定地告诉你，至少我有我听。三年后，你这根弦却因我而断。三年前，在街角的咖啡店，我们情语绵绵，自私地把尘世丢在一边。三年后，你心灰意冷，把自私的我丢在这已化作炼狱的尘世，写这些无聊透顶的文字。

夕阳隐没在塔松背后，你的脸色渐渐变灰，像你沉睡的心一样灰，却镀上了一层玉石般的庄严。

我偎在你的身边，感受着你身体里的森森寒气，心脏如磨盘般沉沉下坠。我把手悬在你的身体上方，不知该抚摸哪里。我想抚摸你光洁的面颊，你飞檐般的眼角，想用指尖划过你优雅的唇线，却又怕亵渎了你完美的遗颜。我只能轻抚你坚冷如玉雕的躯干，隔着衣物按住你的手臂，慢慢滑向你的手背，隐隐感触你的手指。

我幻想你忽然抓住我的手，倏地坐起来，绽放一脸明媚的笑容，对我说：“跟你开玩笑呢，吓着了吧？”刹那间，漫山遍野的向日葵都盛开了。可是我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他们把你轰隆隆地推回那间冷库，想象着你躺在一群陌生的死者中间，担心你害怕，心如刀割，却无能为力，然后独自一人走出那座没有表情的房子。

暮气在城郊的山野间苍莽地升腾。此情此景，正应了你留在微博和QQ签名栏上的那两句诗：“回顾所来径，苍苍横翠微。”我的悲伤如山风般浩浩荡荡，淹没了这28年的总和。

晴暖如冰

哪儿都找不着你了，QQ 再也不会亮起了，短信再也没人回复了，电话再也无法接通了。站在三楼剪辑间外的走廊上，视线穿过玻璃墙，再也看不见电脑前你单薄的侧影了。搜遍停车场的角角落落，再也找不着你那辆冰海蓝的 cross polo 轿车了。

终于熬到下班，在雨夜的停车场，紧闭车窗，伏在方向盘上，忍了一天的眼泪止不住地漫出来，脑海中浮现出你曾在此地以相同姿势痛哭的面容，悲伤更加肆虐如狂。

没有你的日子该怎么过？我在心底问自己。就当你出差了吧，就当你出国了吧！但自欺有什么用呢？疼痛并没有消减半分。

失去爱人的白先勇说：“如果回忆足够精彩，就不会寂寞。”也许是因为他的回忆完美无缺吧，可我们的回忆是千疮百孔、残酷多过美满的。

在错的时间遇上对的人，我们的爱仿佛是先天有罪的，因而我们爱得如同身披重枷的苦刑犯。这罪仅仅是一项罪名，还是包含了确凿的罪行，我无力判断，但我们始终真切地承受着负罪感的折磨。

我们从不曾没心没肺地雀跃过，也没有纵情任性地上享乐过。即使在明知绝不会伤害到别人的甜蜜时刻，也总有一份沉重压在心头。

最后一次看见你，是你在人间的倒数第四天，下午茶时分，在三楼楼梯转角。匆匆的一面。你从二楼上来，而我正要往四楼去。我瞅见是你，便止了步，转过身来，打量你身上深灰色的绒线衫，不假思索地问：“新买的吗？”

你摇了摇头，有气无力地说：“不是，去年就穿过。”

该死，我连你穿过的衣服都不记得了。当时我只说了一句“我正忙着，先走了”便拔腿要走。

你似乎想说点什么来着，犹豫了一下，终于没有开口。

我只停顿了片刻，便“咚咚”地跑上楼去，根本没有细细体味你眼神中的涵义。如今回想起来，那斜阳下粼粼的碎波，荡漾着无尽的哀怨。当时我怎么也不会料到，这草草的照面竟是永诀。

那身深灰色的绒线衫好像大了一号，既然是旧衣服，说明你瘦了。我是如此混账，竟忍心把瘦弱的你丢在昏暗的楼梯间，径自头也不回地跑开了。难怪你会说我是“一个没有心的人”。

最后一次和你通话，是你在人间的倒数第三天，中午11点27分零7秒。我一边打电话一边朝卫生间走。接通后，你没有说“喂”，你说“哎”，声音轻柔至极，近乎空灵。现在想来，那已是天堂之音了，从无穷的远处传来，一阵阵的惊心。

我听见你周围有马路上的噪音，便问：“你在外面吗？我本想约你一起吃午饭的！”

你抱歉地笑了一下，说：“我正在和别人一起去吃午饭的路上呢！”

“噢，那就算了吧！”说完我就挂了电话。通话时长只有51秒。虽然我心里并没有任何不快，但如此潦草的态度，恐怕会让你误以为我在闹情绪。

晚些时候，短信里问起，你告诉我，你们去吃了一家淮扬面馆。“味道还挺好，便宜。”

我兴奋地回道：“我非常喜欢吃淮扬面，下次带我去吃吧！”

你没有回答。你当时就知道这已不可能了吗？你是不是已经选定了抛别人世的日期？

这是最不合理的事，偏偏却发生了。

星期天傍晚之前天气一直很好，晴朗、温暖。

那一整天，我都在你家附近，上午在你家西北面的咖啡店参加栏目策划会，下午在你家东北面的湿地公园参加单位的运动会。

运动会你也应该来的。不到两点的样子，我给你发了条短信，问你怎么还没来。

你没有回。

我猜可能你前夫正在你家里看孩子，不便打扰，就没有立即打你电话。过了大约一刻钟，我还是忍不住打了一个，响了8声，直到听见语音提示，你都没接。

我想你可能在午睡，或者带着孩子在楼下玩，没听见铃声，便把手机揣回兜里，怅怅地参加运动会的环湖竞走项目。走着走着，居然把手甩到湖边粗糙的木栏杆上，蹭掉了一块皮。

整个下午，我的心都空如山谷，只想尽快散去。

等到傍晚6点01分，还没有等来你的短信，我又给你发了一条：“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不能简单介绍一下吗？你肯定看到短信了。”语气有些不快。

第二天我才知道，那个时候你已浑身冰冷，躺在医院的太平间了。

烦躁不安的情绪细菌般迅速滋生。6点35分，我又发了一条短信，告诉你我非常焦虑。

又过了半个钟头，我发去一个表示愤怒的表情。

8点09分：“怎么了？手机停机了？停机了不可能打得通啊？为何故意如此？”

9点18分：“好莫名，好荒谬，晚安!!!!”

当天夜里，听着窗外簌簌的雨声，鬼使神差的，我把我们互发的所有短信都导出来，整理好，存进电子邮箱里。

是不是你在冥冥中握着我的手做了这一切？

星期一上午，单位停车场上没有你的车。

熬到9点半，我急匆匆跑到三楼剪辑间去找你。这个时间点，你应该在那里的。可是一排电脑前空空荡荡，不仅没有你的身影，连你们部门的同事，也看不见一个。

怎么回事？你病倒了吗？还是你们部门集体活动出去了？我满腹疑问，忧心如焚，拖着滞重的双腿踱回办公室。

刚坐到座位上，一抬头，便在栏目 QQ 群上，看见了你已于前一天下午离世的消息。分管我们栏目的副总监用新闻爆料的语气传达了这一噩耗，还加了一个粗口词汇做句子的前缀。

我不知道该怎样描述当时的心情。写到这里，那种天崩地陷的绝望感，又如海啸般冲上我的心头和脑际，把我的五脏六腑，全副心神，都卷向了汪洋深处。

我就这样失去你了，无论搭乘多么神速的交通工具，都不可能追上你的脚步了。我们今生今生都不可能再相见了。也许是永生永世。

他们说你是患抑郁症而死。抑郁症不是容易在阴雨天发作吗？为什么你会选择在一个晴暖明媚的周末下午结束自己的生命？

你太残忍了！你知道吗？从今往后，对我而言，晴天再也不是晴天了，温暖再也不是温暖了。我真想诅咒这穷凶极恶的世界，愿太阳不再升起，花朵不再绽放，愿人间不再有光和暖，愿这个“没有心的人”，永堕最深最黑最凄惨的地狱。

清风不再来

你化为灰烬的日子，碰巧是记者节。晌午时分，天色忽然转阴，接着飘起了迷蒙细雨。从那天起，连着三天阴雨缠绵，寒气乘雨而来，统御了世界。

这让我感到了一丝安慰。我想这是上天在忏悔，愧恨不该在一个晴朗的下午，把你迁往另一片时空。

等到一切都已落幕，送别的亲友陆续散去，你的遗骨被寄放在了殡仪馆东北角的骨灰楼里。

我独自来到那里，想陪你的遗骨待上一个下午。这么简单的愿望，却落空了。

管理员懒洋洋地拒绝了我，说必须出示寄存证，才可以取出骨灰盒祭奠。这是他的职责所在，没什么不对。

此时我才意识到，我竟然拿不出任何证据，向这个冰冷的人间证明，我们的关系有多么密不可分。

这三年来，我们几乎是一个人。你曾经说，你经常幻想人是雌雄同体的，这样可以免除跟异性交往的烦恼。遇见我之后，你认为自己的幻想变成了现实。你眉飞色舞地告诉我自己有多么幸运。那样的日子简直是在梦中的伊甸园。

我不知道你的骨灰寄存证在谁的手里。后来我试图向可能的持有者索取，还没来得及提出请求，就被对方暴怒地斥退了。

我悻悻地从骨灰楼出来，朝南面雄伟的石牌坊走去。

在这座牌坊正前方的台阶上，我蓦然看见了一块一米见方的石雕。

石雕上的荷花图案，居然和你发的倒数第二条微博的配图惊人相似：一枝高擎，傲然盛放，青灰色天幕映衬下的一朵艳红，仿佛来自凡夫无法抵达的仙域，美得颓废孤绝。我每次端详它，都有离魂之感。

那张照片配了这样一句话：“你若盛开，清风自来。心若浮沉，浅笑安然。”而今，荷花归葬于坚硬的石板，而你的芳魂，竟化作这山野间阴冷的清风。

整个下午我都在开阔的殡仪馆里游荡，远远地望着——一群群腰缠白布、臂挽黑纱的人哭哭啼啼。山风吹走了他们的声音，像看默片。

待到空寂无人时，我走进你最后停灵的告别厅，想象上午追悼会上的情景。

厅里焚着香，正中央是一口瘦长的临时棺材，数不清的逝者曾被摆在这里供人瞻仰，随后被推入火化间。你只是过客之一。我不知道在你之后，还有几个人躺过。但愿没有。此时它空空荡荡，上面覆着一面落满灰尘的玻璃罩子。我想当你睡在里面的时候，玻璃罩子应该是被拿开的。

听参加了你追悼会的朋友说，当时有一百多人挤在这间屋子里，簇拥在你的遗体周围，以各种姿势放声痛哭。如果你的灵魂飘浮于此，目睹了这个场面，会不会感到既羞赧又抱歉？

你固然有虚荣的一面，享受站在舞台上或镜头前，成为大家目光的焦点，但你绝不会希望待在这里，以僵直的睡姿被众人围观。

你母亲说你走得很风光。我想那不过是她自我宽慰的话。谁稀罕这样惨淡的风光呢？

我固执地相信，你更愿意由我独自静静地送你。你一定会在号啕的人群中穿来穿去，焦急地寻觅我的身影。

对不起，在最后的告别时刻，我又一次令你失望了，没有让你看见最想看见的泪容。何其无奈啊，人生的不如意，即便到了身后，仍在延续。

当初我们谈论死亡时，早就猜到了会是这般光景，你为什么还要偷偷地让它发生呢？

2009年12月的某个中午，在离单位最近的川菜馆二楼西北角靠窗的桌前，听你讲完前些年的坎坷际遇，我的心里便咯噔一下，暗暗叫道：“完蛋了！”尽管当时我还无法清晰地看到，在往后的岁月里，我们共同的人生主题便是爱与死。

你告诉我，过去几年里，在你身上发生了一系列你从来不敢想象的可怕的事情，而那一连串的不幸，在2007年你成为母亲之际达到了顶点。从此你孤身一人，迷走在漆黑的山路上，夜夜不能安睡，天天想从阳台上跳下去。

当时我便在心底暗暗起誓，一定要拯救这个单纯美好的女子。你也将跃跃欲试地把我视作了拯救者。

相识不过几个月，我们便已滑到了悬崖边，但我们都不相信会真的掉下去，即使掉下去也不怕。热恋的激浪冲得我们晕晕乎乎，忘了深浅也忘了归路。

因此，尽管波折不断，险关重重，愁云压境，但我们都是爱的勇士，满怀憧憬，披荆斩棘，一路前行。翻看你那段时期的照片，无论是在上海世博会上拍的，还是在云南旅行期间拍的，大多容光焕发，流盼含情。

你沉着地斩断过往的藤蔓，从容向我走来。每当我流露出急不可耐的情绪，你都温柔地劝我：“事缓则圆。”

我对你的理论提出了疑虑：“事缓一定会圆吗？不是一鼓作气，再而衰，三而竭吗？”

你淡然一笑，未加理会。

2010年11月，形势已趋恶化，但我们仍旧忘情缱绻，一副不知死活的架势。

我们谈到过死，在玉龙雪山脚下的露天剧场里。

当《印象·丽江》演到一对纳西情侣迫于家人的阻挠而跳崖殉情时，不知是哪个先提出：如果将来遇到无法突破的阻力，这条情路实在走不下去，就相约到雪山来跳崖。

两人都满心欢喜地点头同意。当心灵变成爱情的糖果，死亡也是甜甜的。

那对情侣从高耸的舞台上消失时，远天的乌云竟应景地破开了，雪山露出了亮晶晶的峰棱。这对我们而言，无疑是天启般的鼓励。

然而刚从云南回来，我们便从轻盈的梦境一头栽进狰狞的现实。不幸的意外一件接一件发生，无理可讲的干涉将我们团团包围，又生生隔开。

我的心态也起了细微的变化，开始趋于怯懦、犹疑、摇摆不定，从拼力向前转为延宕逃避。

有一段时间，我甚至误以为爱的激情真的退散了。直到你出殡的前夜，我才无比痛切地体悟到，自己永远错失了此生最重要的感情。这份感情无法复制，无法转移，于是悔恨万分，泣诉无门。

云南之旅是幸福的尾声。在那以后的两年里，你心中的憧憬，犹如黎明时分的街灯，渐渐昏暗，一盏一盏熄灭。于是你的失眠日益加重，你开始频繁地谈到死。

2011年年底的一天下午，在车里，你忽然问我：“你现在还愿意跟我一起死吗？”

我错愕了片刻，无所谓地说：“行啊，你想好时间、地点、方式，然后叫上我。”

你笑了一下说：“算了，你还有责任，你也不想死。”

我立马接道：“你也一样。”

你没再说什么。我以为你只是说说而已。

2012年上半年，同样是在车里，一场歇斯底里的痛哭过后，你肃然敛起泣容，告诉我你已看破一切，只想一死以求解脱。

我说你不会死的，你说过好几次，你必须为你母亲活着；如果你死了，整个家庭就会落入你最讨厌的人手里。

你没有辩解，只是坚决地说：“你等着看吧！”

我被你的严肃吓着了，连忙正色告诫你，死亡并非解脱之道。你活着，还可以啐你憎恶的现实一口；一旦死去，就只能任人摆布了。况且天堂是不存在的。假如灵魂不灭，它将永远迷失于无边的黑暗中，找不到出路，那将比绝望地活着还要绝望。

你没有做声。我以为你被我镇住了，打消了弃世的念头。后来去看